



在克里姆林宫 高墙后面

弗·索洛维约夫 著
艾·克列皮科娃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内部发行)

在克里姆林宫高墙后面

弗·索洛维约夫 著
艾·克列皮科娃
李思治 杨永泉 译
白崑荣 校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一九八七年·北京

BEHIND THE HIGH KREMLIN WALLS

by

Vladimir Solovyov and Elena Klepikova

根据DODD, MEAD & COMPANY 1986年版译出

在克里姆林宫高墙后面

弗·索洛维约夫 著

艾·克列皮科娃

李思治 杨永泉 译

白崑荣 校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发行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9.5 印张 195 千字

1987年11月北京第一版 1987年1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 3345·005 定价: 2.40元

ISBN 7-80049-056-4/D·5

(内部发行)

70/12

译者的话

本书是一本研究苏联领导层内部情况的著作。作者是居住在美国的一对夫妻作家，他们原是苏联作协和记协的成员，后于七十年代末期到美国定居。

全书共分十章，主要介绍勃列日涅夫后期至戈尔巴乔夫上台这一时期苏联领导层的内部情况。书中还涉及前几届领导人的政治生涯、个人生活习惯等细节方面，特别是对戈尔巴乔夫的描述，不同于西方流行的说法。书中还披露了赫鲁晓夫倒台的经过及克格勃在国内外的活动。

由于作者有在苏联国内采访的经历，又同东欧某些人士保持着秘密联系，因此被认为是在西方唯一能透过克里姆林宫的高墙看到内部秘密和提供内幕情况的人物。美国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称他们是“天才的观察家和分析家”。

为满足国内读者研究苏联问题的需要，现据本书1986年版英译本译出。由于作者所持的政治观点，其观察问题的立场、方法难免有偏颇之处，相信读者会自行鉴别的。

翻译时，我们删去了原书的前言和后记。

目 录

序 言	了解的限度.....	(1)
第一章	死亡床上的宝座.....	(19)
第二章	暴君棺材旁的决斗.....	(45)
第三章	契尔年科的插曲.....	(69)
第四章	帝国的秘密政府——克格勃.....	(93)
第五章	克里姆林宫汉姆雷特式的复杂心情 ——对波兰怎么办?	(117)
第六章	克里姆林宫帮派体系的根源：为什么 政治局里没有犹太人，没有妇女，没 有莫斯科人和军人?	(139)
第七章	国王死了，国王万岁!	(171)
第八章	会见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189)
第九章	斯大林的阴影笼罩着克里姆林宫.....	(241)
第十章	克里姆林宫、帝国和人民： 俄罗斯式民粹主义的奇谈怪论.....	(267)

序 言

了 解 的 限 度

世界对克里姆林宫了解到什么程度？

克里姆林宫对世界又了解多少？

世界上主要强国的控制机构设在哪里？

美国总统是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的一所优雅的私人官邸里统治这个国家的；英国首相则是在一座建在并不宽敞的唐宁街的小公寓里工作的；而法国总统住的是富丽堂皇的爱丽舍宫。

苏维埃帝国是由住在红场上一座中世纪式坚固堡垒中的人物治理的。全人类的命运随着地球另一侧的白宫里发生的事情而定，但更取决于克里姆林宫又厚又高的带雉堞的城墙后面所发生的事情。另一种墙——一种看不见的、有意混淆视听而散布克里姆林宫隐私的神秘之墙——正在激起自由世界的人们的想象力。他们想了解各种情况，但常以得到小道消息为满足。无怪乎克里姆林宫成了世界上最神秘的地方，也是最勾心斗角的场所。

苏维埃世界的中心正在发生着什么？那里的权力是怎样易手的？对人类具有重大意义的决策是谁作的？特别是当勃列日涅夫在70年代晚期生命垂危，或者，在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短暂统治的几乎整个时期里，当政府似乎处于无人控制状态的时候，决策都是谁作的？正是在这个时期，阿富汗遭到鲸吞，难道这不使人感到奇怪吗？正是在这个时期，南朝鲜的客机被击落，这难道不使人感到惊讶吗？遍布世界的恐怖主义事件，至少一部分是由克里姆林宫煽动起来的。恐怖事件风靡一时，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不正在威胁着西方文明的生存吗？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具有幽默感，还有一个时髦潇洒

但对事物有模棱两可看法的妻子，在以戈尔巴乔夫为首13人的政治局中竟没有一个军人。在这两桩事情中，哪一桩对了解克里姆林宫更重要些？而另一方面，在政治局中又有3个警察将军：克格勃首脑维克托·切布里科夫、副总理盖达尔·阿利耶夫以及外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这3人都是老牌的阴谋家。这个惩办性机构以空前数量的军官进入政治局，这看来不象是出于戈尔巴乔夫的需要。归根到底，仅仅在几年以前，就是安德罗波夫这样一名军官就足以在克里姆林宫内发动一场政变，把勃列日涅夫的官僚帮派从权力机构中统统打掉。

戈尔巴乔夫出生于集体化的年代，这对他的观点和品格有什么影响？他十几岁时在德占区度过了一年多的岁月，这对他又有什么影响？最后，他是在斯大林时代处于死亡阵痛的年月首次登上政治舞台的，这对他的品格和观点又有什么影响？

克里姆林宫的帮派是如何进行组合的？宫中的12位神灵对自己的人民抱什么态度？而人民对他们又抱什么态度？人民在克里姆林宫的政治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正象19世纪伟大的俄罗斯作家告诉世界的那样，俄罗斯人并不神秘，神秘的是盘踞在俄罗斯首都中心的坚不可摧的堡垒中的12位人的行动。这些人沉迷于搞诡秘行动达到了偏执狂的程度，好象这对于他们的继续生存是必不可少的。克里姆林宫中的生活气氛比华沙条约国的军事演习或苏联对新导弹进行试验来得更加神秘。

那就是为什么克里姆林宫对那些决定披露它修道院式的规章和中世纪式的习俗的某些神秘的臣民进行如此严厉迫

害的原因。甚至克里姆林宫的家庭成员，也要象黑手党发誓“死不开口”那样，对一切保持沉默。如果有人违反规定，克里姆林宫就会象被雷轰的一样，在很长的时间里恢复不过来。

人们记得，当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叛逃并发表了有关克里姆林宫宫墙后面生活的回忆录后，引起了克里姆林宫一片惊恐的情况。由于克格勃未能防止叛逃事件以及随之而来的克里姆林宫情报的泄密，克格勃头子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伊被撤了职。按照苏联的标准来看，对克里姆林宫的背叛比犯了叛国罪还要严重。17年以后，克格勃和克里姆林宫的最高领导几经更换。这时候，政治上觉醒了“浪女”才回到了父亲的国土（她的回国是苏联特务常年累月苦心经营的结果）。只是在这时候，克里姆林宫才放了心。

有人开玩笑说，克里姆林宫的主要秘密是它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秘密，它小心翼翼地防范外人和敌人取得的只不过是国家的秘密。如果这是真的，克里姆林宫在向西方提供假情报方面的确卓有成效。看看世界对克里姆林宫所发生的一切事物抱有多么浓厚的兴趣也就够了。

在这一点上，读者有理由要问：在戒备森严的情况下又如何能够透过克里姆林宫而洞悉它的秘密呢？作者在本书结束时会谈到消息出处的。眼下我们只能说，西方要这样做不是有无可能而是是否必要的问题。这绝对不是出于无聊的好奇心。一旦认识到事情的重要，这种必要性的本身就会带来可能性。然而，在最近的将来，我们还是不能取得政治局会议或其成员之间私下谈话的录音。但这不是说，在克里姆林宫统治的帝国内，在它所竭力竖起来伸延数千英里的环形防线

的神秘之墙面前（这是地球上的最后一个），我们完全无能为力了。

这堵墙起了双重的作用，它使外部世界不能获得苏联的确切消息，但却能使克里姆林宫领导人能够了解他们疆界以外真正发生的事情。他们的自我孤立不但给西方提供了关于他们如何生活和想干什么的一幅变形的图画，也歪曲了他们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生活的看法。这是一堵愚昧无知之墙。它是克里姆林宫发明的，其版权是独家享有的。这两方对各自对方的了解都同样无知。本书的读者可以自行做出判断：究竟是西方对克里姆林宫更加无知呢，还是相反。然而，有一件事是确切无疑的，那就是，互不了解是危险的，因为它能导致战术上的错误，患上偏执狂和军事恐慌症。

互不了解的例子非常多。例如，苏军在1979年圣诞节前夕入侵阿富汗。这是克里姆林宫长期以来经过精心策划发动的一次侵略事件。入侵使西方记者和西方的情报机构瞠目结舌。难道不令人吃惊吗？侵略战争终于发生了。对于那些身在其位或以此为职业的人来说，他们本应做出入侵迫在眉睫的预测，但正是这些人事后做出了许多解释，一个比一个说得更加荒唐可笑。如说苏联急于取得通往印度洋的通道和南部海洋的不冻港；苏联急于靠近阿拉伯半岛上对于西方生命攸关的油田等等。然而，更可笑的是，美国报界几乎一致地预言说，阿富汗将成为苏联的越南（不会也不可能变成的原因将在本书的适当章节中加以说明）。

可以举出另一个例子：1982年春，安德罗波夫发动了一场秘密警察的政变，从生病的勃列日涅夫手里夺了权。然而，即使到了那个时候，在美国研究克里姆林宫的专家学者中

几乎没有一个人能预测到这位拥有无上权力的安德罗波夫在勃列日涅夫死后会成为苏联的正式领导人。他们中的大部人争辩说，苏联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个秘密警察头子当过国家的首脑，仅从这个事实就可以断定安德罗波夫不会成为国家首脑。在他们看来，好象过去未发生过的事，将来也绝对不会发生似的。在一个训练有素的警察国家里，为什么一个有在秘密警察中服务了15年的经历的人不能成为国家首脑呢？西方的失算不仅仅是出于对俄罗斯历史和苏联现实的无知，而是对基本的法律逻辑一窍不通。

那时，我们是预测安德罗波夫将要上台的很少的人中的两个。我们的文章刊登在《洛杉矶时报》和《安蒂奥克评论》上面。奇怪的是，我们过去的文章一般都是被几十家报刊杂志刊载的，但唯独这一篇只被这两家采用。我们重提旧事，并不是为了吹嘘（其实没有什么可吹嘘的：那时安德罗波夫已经是克里姆林宫的实际上的领导人了），只是举出一个例子，说明美国人对克里姆林宫正在发生的事所持有的顽固观念。

西方最明显的错误发生在安德罗波夫被正式宣布为第五届苏联领导人之后。美国的主要报纸把苏联前警察头子称为自由派人士，“西化了的分子”，通晓多种语言的人，审美主义者和知识分子。国际新闻界对戈尔巴乔夫的报道也同样走了样。在他成为克里姆林宫的首脑以前，早就对他大加赞扬了。1984年年底当他访问英国时，英国报刊首先带头发起这场运动。

在这一点上，不妨把西方记者在报道他们国家的领导人时使用的语气同他们报道苏联领导人时用的语气做一比较，

差别是惊人的。英美的选民如果不得不在撒切尔与安德罗波夫之间或在里根与戈尔巴乔夫之间进行选择的话，如果他们在投票时注意英美报纸所造的舆论，那么，克里姆林宫政治学校的两个毕业生将会以压倒的优势进入白宫或唐宁街10号。

还有一个例子。西方广泛地流传着这样的一个观念，苏联是一个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国家。但是，真正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在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找到共产主义思想都比在苏联更容易。而在苏联，要找到这种思想，就要派第欧根尼^①打着灯笼在光天化日之下去寻找才行。如果这是事实，那么，认为苏联是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国家的观念又有什么用呢？苏联是一个被一帮脑子里充满着有统治俄罗斯帝国数百年传统观念的警察官僚统治的国家，但这些官僚却伪善地使用共产主义的口号。

半个多世纪之前，西班牙哲学家奥尔蒂加-加塞特曾一针见血地提到过苏联革命后使用了意识形态的伪装。他说，“我等待着出版一本把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写成俄罗斯历史的书”。不幸的是，这样一本书因为某些原因迄今尚未出现，因为哲学家所说的话未能为实用的政治家所掌握。反对左倾思想的斗争（苏联仍被认为是这种思想产生的地点），使人越来越多地想起了唐·吉珂德同风车进行的著名格斗。另一方面，雷同的错误使苏联反对西方文明的斗争更容易些，因为针对前任开展的某些批判是落在同这种错误没有实际的直接联系的意识形态上的。

我们在苏联时真为西方对我国的误解感到吃惊。现在在美国，我们的视野角度已经改变。我们有过在苏联的经

^① 古希腊犬儒学派哲学家。——译者注

历，离开苏联以后，现在能从比较安全的距离来衡量这个国家了。观念的转变带来的不同印象，可以把关在动物园笼子里的长住户同偶然到那里去参观的自由人做比较。在离开了一个超级大国而转到了另一个超级大国，我们俩人对苏维埃动物园里的居民，特别是克里姆林宫内拥有特权的人物对外界生活的无知所感到的吃惊程度不下于此。一位苏联领导人曾问一名为克格勃效劳的加拿大教授关于美国国内大规模迫害犹太人的情况。这真是难以置信！1982年美国国会的中期选举以后，另一位苏联领导人向一个美国外交官祝贺里根提前整整两年当选为第二期总统。无知得令人不可思议！

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这些克里姆林宫中受人崇敬的人物一直把他们自己进行干扰和禁止苏联公民收听的 BBC 和美国之音的俄语广播，作为适用于一切的最可靠的消息来源，我们的读者知道这个情况可能会大吃一惊。

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从编辑人员中得到的消息，都是几经筛选过滤，都是根据他们的要求编辑的，并都要符合他们以往的观念，不管那些观念已多么过时。一般地说，这些“正面”消息就象从牙膏筒里挤出的牙膏那样滑溜。克里姆林宫领导人鼓励那些带倾向性的、经过精心选择处理过的国内，特别是国外消息。经过复杂、多层次的加工处理，所得到的成品同基本事实如此的不同，就象罐头鱼与海中来回游弋的活鱼那样不同。克里姆林宫领导人摆脱这个与世隔绝的圈子和得到真实情况的唯一办法就是收听外国电台的广播。

人们确切知道，在斯大林的餐厅里，有一个带有闪着绿光小孔的漆得闪亮的大木匣子。这是他的小舅子从国外带回来的德律风根牌收音机。一个能触及克里姆林宫材料并把它们

归类的人，虽然在撰写斯大林传记时大力吹捧他，但也承认这个事实。他写道，斯大林总想把德律风根牌收音机从餐厅取走……但又日复一日地不断推迟。他虽然身居高位并有着很高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修养，而在日常生活中还是不能摆脱小小的癖好，对此他甚至还开过玩笑。

战争期间，苏维埃通讯社从前线发布的公报都要经过斯大林亲自修改，但他对自己司令的报告并不那么相信，他经常拧开那架外国造的收音机，把耳朵靠得近近的，从外国电台的俄语广播中收听战况。他的儿子雅可夫被俘的消息（后来被德国人处决了），就是他首先这样听来的。

赫鲁晓夫在台上时是否收听美国之音和BBC广播，我们并不知晓。但是，当他被赶下台并且领养老金时，他显然经常醉心于收听广播。他的近亲说，比国际新闻和迷人的小道消息更能吸引他的是有关苏联的政治新闻——那些被强制剥夺了的新闻。

现在居住在以色列的俄罗斯作家费里克斯·卡莫夫在莫斯科时向我们谈到过1977年勃列日涅夫的内务部长尼古拉·谢洛科夫陆军上将会见一批要求移居以色列的犹太人的情况。谢洛科夫坦率地对这些人说，他从前一天晚上的美国之音广播中知道了莫斯科的犹太人示威被警察冲散的情况。这些警察当然是在他的管辖内的。甚至在自己的部里发生的事，部长还要从外国的电台广播中收听到，岂非咄咄怪事！

勃列日涅夫本人不比部长们听得少，很可能比他的前任听得多。他非常喜欢收听短波。他在扎维多沃时，特别是这样。附近的村民把扎维多沃称作天堂。这是离莫斯科不远的一个遍布森林的地区，里面有克里姆林宫大亨们狩猎用的小

房子，供政治局成员们在那里进行打猎、休憩、举行会议，甚至宴请外宾。为了保证克里姆林宫的12位神仙能清楚地收听外国电台的广播，这个地区不受无线电干扰。我们曾几次接近过那里，次次都得到证实。我们只听到邻近地区微弱的干扰噪音。在扎维多沃管理政治局狩猎小屋的一名负责人曾对我们说，勃列日涅夫爱用日本造的短波收音机，尽量不漏掉美国之音广播的哪怕一条晚间新闻。他说，勃列日涅夫对那些分析克里姆林宫内政治力量组合的报道特别感兴趣，对可能成为他的接班人之间的力量对比无疑也感兴趣，这样，他才可能不失时机地对最有可能接班的人做出让步而不会受到损害。

安德罗波夫在当克格勃主席时，把收听外台广播作为他工作的一部分。在座落在捷尔任斯基广场上的克格勃司令部里，有一架天线林立的巨型短波接收机，能收到世界上所有电台的新闻。这台接收机不但是克格勃首脑而且也是他的副手和下属们不可缺少的工具。由于很少人懂外语，他们只能收听俄语广播。有人说，安德罗波夫宁愿收听 BBC 而不喜欢美国之音的广播，因为 BBC 的报道比较“干净”，不带意识形态色彩。这个说法是可信的。克格勃人员的工作程序是从早上收听到的广播中收集有关苏联及全世界的新闻，以核对从外国代理人那里发回的消息。此外，日常还24小时不停地用俄语和苏联其它民族语言收录从美国之音到以色列之声等西方电台收到的所有广播。然后由速记员记录下来，经过打字员打字，最后归档，以编年顺序，存放在特别档案的架子上，供克格勃人员内部使用。

然而，这些材料也向某些苏联记者和宣传工作人员开放。

供他们撰写反美和反对以色列的文章，甚至写出整本书。如最近出版的《注意：德意志电台——毒化了的电波之声》、《谎言剖析》、《犹太复国主义的真正面目》、《一整队拙劣作家》、《电波上的反共宣传》及《对波兰不宣而战的战争》等等。由于这些档案对苏联记者开放，我们在苏联时又是记者，所以才知道有这些东西。

除了目击者对克里姆林宫权贵人物爱好收听外国广播的谈论以外，在这里，我们也提供出它的一个成员，当面承认这一缺点的情况。这个人就是戈尔巴乔夫的主要对手，在争夺权力的斗争中失败了的格里高利·瓦希里耶维奇·罗曼诺夫。罗曼诺夫是我们见到的唯一的政治局委员，我们在采访时见到他不止一次了。或者，我们应当把他看作“将来的和一度的”政治局成员更为合适，因为在我们见到他时，他还不是政治局委员，而后来他又被踢出了政治局。

我们那时住在列宁格勒，而罗曼诺夫是那里的党的首脑。那时，我们中的一个——克列皮科娃——在《曙光》杂志社当编辑。一天，杂志出了个“政治错误”。在一篇刊登科学家“模范事迹”的文章中，把苏联的氢弹之父安德烈·萨哈罗夫院士同爱因斯坦、弗米以及奥本海默一起说成是道德上的楷模。这是萨哈罗夫在西方发表他的书《进步、共处和知识分子的自由》以后，而在苏联的报界对他猛烈地展开批判以前发生的事。那时，对萨哈罗夫的批判是不点名的。

这种政治错误被认为是不得了的。罗曼诺夫本人把杂志社的所有编辑叫到列宁格勒共产党的总部斯莫尔尼宫那里去，对他们缺乏警惕性加以训斥。杂志的主编尼娜·科萨雷娃很可能真的不知道萨哈罗夫已“犯了错误”。她在斯莫尔尼